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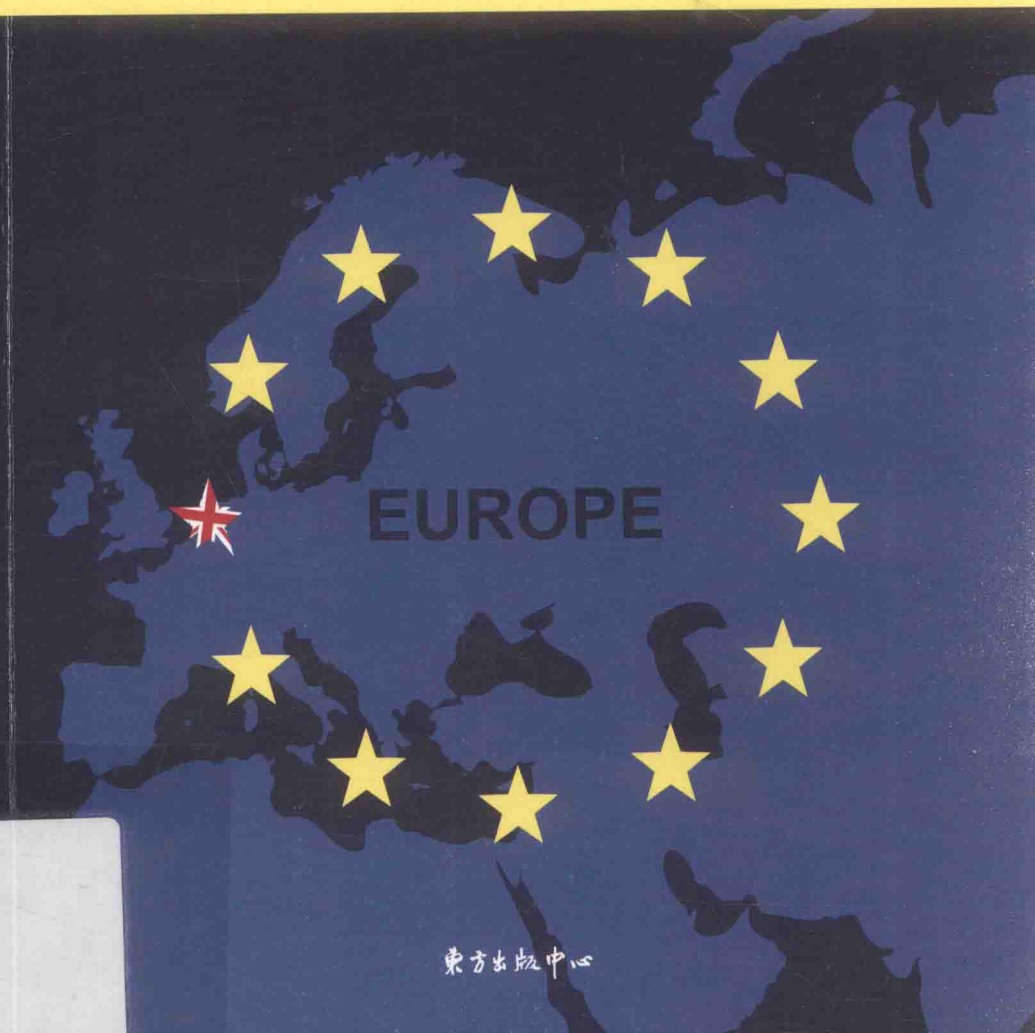
LE PASSAGE À L'EUROPE
HISTOIRE D'UN
COMMENCEMENT

Luuk van Middelaar

通向欧洲之路

吕克·范米德拉尔 - 著

任轶 郑方磊 - 译



东方出版中心



通向欧洲之路

吕克·范米德拉尔－著

任轶 郑方磊－译

LE PASSAGE À L'EUROPE
HISTOIRE D'UN
COMMENCEMENT

Luuk van Middelaar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欧洲之路 / (荷) 吕克·范米德拉尔著; 任轶, 郑方磊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11

ISBN 978 - 7 - 5473 - 1010 - 6

I. ①通… II. ①吕… ②任… ③郑… III. ①政治—研究—欧洲 IV. ①D7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7214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 - 2013 - 299

Pu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De passage naar Europa-geschiedenis van een begin by Luuk van Middelaar
copyright © 2013 by Historische Uitgeverij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通向欧洲之路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 -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28 千字

印 张: 14.12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1010 - 6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 52069798

“可是总得要打一仗吧？”安德烈公爵问道。

“如果人人都想打，那也就只能打一仗了，但是要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和忍耐更为强大，它俩无所不能。”

——托尔斯泰(Tolstoi)《战争与和平》

—— 译者序 ——

2013年,经马振骋前辈推荐,我们欣然接受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对于在欧洲留学十余年的我们来说,曾经的学习与生活均深受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无论是欧盟高等教育领域学生交流项目——伊拉斯莫奖学金计划(Erasmus Mundus — Scholarships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还是法郎到欧元的转变,亦或是申根协定带来的旅行便利。我们好奇并思考这样一种欧洲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什么。而作者吕克·范米德拉尔(Luuk van Middelaar)正是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视角从发端到当下讲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一缓慢而又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他避免了传统历史教科书式的陈词滥调,透过一个甲子以来缔造欧洲新秩序的政治人物们的经历,探究一个欧洲政治体清楚存世之前,欧洲政治的性质究竟为何物。

必须承认翻译这样一本历史与哲学相融合的学术书籍具有相当难度。因此,我们的合作注定不同于常见的各自承担某些章节的分工方式。全书所有文字都是我们随文讨论

共同完成的。究其原因,不仅是为了奉献风格一致的译文,更是为了传承知识和逻辑上的准确性。或许正是由于我们固执于这一点,整个翻译过程变得漫长而艰辛。在此感谢东方出版中心、荷兰历史出版社(Historische Uitgeverij)和吕克·范米德拉尔先生给予时间上的宽容,使我们能更好地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

本书作者先后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留学多年,精通法语,并全程参与了本书法文版的翻译。他特意建议我们从伽利玛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2012年出版的法文版本转译。在全书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法籍教师 Laurent Lesage 先生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任 轶 郑方磊

2016年7月14日于上海

—— 前 言 ——

本书力图记述政治欧洲(l'Europe politique,意指政治一体化过程中之欧洲,或遥指将来确实实现了政治一体化的欧洲联盟,在全书各处[包括书名中]作者经常简称l'Europe,而实指l'Europe politique,对于这些地方的l'Europe,译者根据上下文酌情译为“欧洲”、“政治欧洲”、“欧洲政治一体化”、“欧洲联盟”等。——译者注)的诞生。它回避任何思想偏见: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在我看来最好的政治哲学是由马基雅弗利(Machiavel)、孟德斯鸠(Montesquieu)或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践行的:它不是一种具备普适性质的规范思想,而是一种(经常是个人的)以当时现实经验为基础的、对政治状况的思考。

欧洲一体化的狂热拥护者恐怕要失望了——他们希望在以下篇章里读到只有加强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才能改善“效率”和“合法性”的内容。一如那些欧洲一体化的质疑者也可能失望一样——他们希望从本书中寻找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侵害”国家主权的新证据。这两类人可能都

受害于同一种误解。无论他们为之痛惜还是为之高兴，他们似乎都认为欧洲的游戏首先是在布鲁塞尔进行的。但其实欧洲的政治渗透到所有成员国政府、议会、司法机构的核心和人民的心中，并在那里革新。国家的圈子是先于欧洲联盟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书还是完全政治的。它尽力改变通常的说法。作者希望在本书里把我们置身于时间和空间中，寻求将蕴含在海量实际材料中的历史进程展现出来。

但是当下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统一货币这一政治欧洲的物质核心和符号核心，人们急切地想知道政治欧洲将如何从这一考验中脱身。当前的纷乱是否将迫使各成员国向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迈进，迫使它们实现一些人热切希望而另一些人强烈诋毁的“联邦制飞跃”？相反地，为了克服现有的困难而进行的大量政治活动是否将成为结束的前奏、成为在黑夜笼罩欧洲联盟二十七国前的最后的烟火？以下文之叙事为据，我们既不打算推进第一个假说，也不试图推进第二个假说。不会有分裂，因为欧洲是坚固的；不会有革命，因为欧洲是有耐心的。虽然充满危机和悲剧，欧洲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件缓慢的事件，并不按事先预想的道路来走。

我正巧在一个优越的观察位置上目睹了欧元危机。2010年1月1日，就在希腊欧债危机作为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几周，我放弃了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而成为欧洲理事会常设主席的笔杆子。他正准备到任后的第一次峰会，会上二十七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准备讨论就业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

雅典无力应对债务这一紧急事件打乱了大会的议程。2010年2月11日早晨,第一次峰会已经正式开始了,应该主持会议的主席却还在他的办公室里(离我的办公室只有30步远),出乎意料地和希腊总理、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关在一起,以寻求一个能同时稳定市场、希腊游行示威者和德国公众舆论的共识,但又不能因此使欧洲的团结受到质疑。这是多么令人生畏的困难任务啊。

本书呈现的是2009年出版的荷兰语版本的更新。是否必须因为风暴肆虐、气候突变而重新审视原版的所有内容呢?不,因为欧洲应对重大事件和冲击的方式正是本书的焦点。恕我冒昧地讲,从这个角度看,欧元危机是意外来临的“真实条件下的测试”。2010年以来正在发生的灾难以及随后的事态发展,让我此前希望阐明的欧洲联盟政治的真正本质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明显。

让我们从这个基本特征说起:共同生活的政治原由最终击败了经济利益(这是一个人们希望相信的事实,但任何人在危机所引发的评论中读到的,都表明事情并非如此)。当然,金钱在国家间关于债务、银行或救助基金的谈判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保障统一货币这一先决选择是另外的范畴——正如在柏林墙倒塌这一重大事件之后,选择建立统一货币的范畴。比起放弃欧元的金融成本这一不利因素,保障统一货币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对于德国、法国还有其他国家来说,这关乎它们与历史的关系,关乎它们各自在欧洲大陆的位置,关乎如何看待未来:打破欧洲圈子是不可想象

的。这些纯政治的理由确确实实完全与市场逻辑无关。对这些政治理由的不理解本身滋养了危机，就像伴随着这种不理解的、时间性之间的不兼容，比如操盘手点击鼠标的瞬间性和二十七国漫长的立法程序之间的不相称。因此欧洲联盟将自己经受考验。欧洲联盟不能证实它强烈的生存意愿，正被推向高风险的区域，被迫认为它只有等到自我伤害的时候才会重新发现和重新确定最初存在的原因，并从中汲取常常是意想不到的资源。

除了这个基本特征外，我们还揭示了欧洲联盟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三大力量，它们在当前的危机中起着作用：难以置信的自新能力；政府首脑们不情愿的影响；与前两者相反的、公众的觉醒。

第一股力量：欧洲联盟在事件压力下非凡的自我改变能力。在希腊动荡中，某些确定性消融了，某些“禁忌”和“警戒线”被越过。欧洲财库的开启、预算规则的改写、欧元区峰会的制度化、对三个成员国财政监督的实施、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意图对于《里斯本条约》进行修正（人们原以为这一条约至少可以服务一代人），这还没有算上许多国家里关于是否比这些措施还要走得更远的公共辩论。受必要性和紧急性的驱使，在利益和政治文化冲突的动摇下，尽管没有任何个人能具备全局眼光、能作出全盘计划，欧洲联盟还是消解了冲突并以深刻改变的方式从中走出。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通过革新走出困境这一过程中的混乱和其间通常发生的连续妥协所引起的不满，让人们几乎无法考虑到这一革

新所代表的功绩。

考虑到欧洲的联合最初锚定于一个规则系统之上，因此这样的改变是值得注意的。确实是多亏了一个合约和一些制度，创始成员国才希冀对它们的相互关系重新赋予友好原则和可预见性。而这样的合约和制度是在1914至1945年的战争之后被批准的，所以甚至可以将它们评价为富有想象力的举措。这一策略就是在特定经济领域互相携手，但是当面临意外情况和需要进行集体行动时就遇到限制障碍。任何计划和条约都不能预测历史的丰富创造力，更不用说准备贴切的答案了。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动力来自于对确定的渴望和面对变化的需要之间，或者还有对法律的“德国式”遵守和对政治行动的“法国式”向往之间。2010年，为了能够对希腊实施援助，欧洲联盟绕开了被德国称赞却不被法国欣赏的所谓“不援救”条款（方法就是在条约中补充了两句话），这一方式便是欧洲式规则与事件之辩证关系的完美例证。

第二股力量：各国领导人逐渐的影响。欧洲的发展不仅仅是赋予欧洲联盟机构更多权力；它也要求各国政治人物承担更大的责任。在现今的金融风暴中，恰恰是各个国家或政府首脑以非常明显地方式负责“危机的管理”：如欧元区紧急峰会、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的领导人之间关于债务的电话会谈等，尽管许多相关领导人应该是更希望把烫手的山芋留在财政部长们的手中的。在布鲁塞尔的圈子里，我们通过这一变化可以觉察到成员国对机构权力的掌控：虽然这个解释有一丁点儿过于简单化。在共同事务中各国行政长官们的作用

增加了,这意味着通过货币,欧洲真正到达了各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许多国家政府在其中为生存而采取措施。如果不是希腊总理,还能是谁会在自己的国家推行并维持财政紧缩的举措?如果不是德国总理,还能由谁来为应该帮助困难国家的观点做公众说服工作?当一个决定事关共同货币的基础、事关国家经济的命运或者巨额保证金,由某个政府首脑通过与其他国家的首脑商讨来对此负责是很正常的。与其将此视为真正的“欧洲共同体”信仰的倒退而痛惜这种介入,不如把它看待成由诸事之外力变成共同冒险的事业的前进信号。

由此我们谈到第三股力量:与上述方向相反的、公众的觉醒。最终决定危机出路的,是说服公众的政治能力。六十年来,我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在欧洲感兴趣:旗帜和歌曲、议会的直接选举、补助、自由通行和其他好处。大部分这些努力换来的不过是在没有麻烦的时候的无所谓,少数时候的愤怒和极少数时候的感激。欧元危机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它加剧了国家间的紧张,尤其是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因此削弱了所有这些为了塑造“欧洲人”所作出的客观努力;但另一方面,它制造了前所未有、令人惊讶的情形:从1945年以来,欧洲各国人民从未如此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从此,在整个欧元区,没有人不知道希腊财务造假、爱尔兰经济泡沫和意大利债务会对每个人的就业、退休和储蓄产生不良影响。经济上的互相关联,也是政治上的互相关联:在一个特定的时刻,2011年,斯洛伐克议会关于欧元稳定基金的投票结果成了全欧洲报纸的头条,就像以前,芬兰

的某个联盟合约里包含的要求、德国某地区的表决结果或者希腊宣布全民公决一样，欧洲公共事务是存在的，但它首先是通过各国的国内辩论而构建的。有些知识精英从这些变化中看到了“欧洲政治的重新民族国家化”，而恐惧地回想起1930年代。我们能否建议他们暂且考虑到欧洲不仅仅是“布鲁塞尔”，而是所有成员国的集合，建议他们从所描述的现象中看到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各国政治的欧洲化”呢？

本书产生于这样一个信念：谈论欧洲的方式，在人们对这一话题没有兴趣上负有部分责任。因此出于文字和政治的原因，笔者选择在写作中坚决摒弃行话。比如，除了注释之外，读者看不到任何缩略词，这些无法发音的缩写是制造法律和政治教科书的标志。我们不写 UE（请看区别），而是说 l'Union（在大众话语层面，法语 l'Union 比缩略词 UE 更常用。——译者注），如此等等。《通向欧洲之路》一书更容易令人信服的著述方式是，不试图向专家们证实他们已经知道的事。尽管显然会提及一些相关的条约和制度系统，本书也完全不是法学家或政治家写的那种书。它更是哲学和历史学家的著作，这样的学者认为政治的真谛只有在时间中才能被理解。

我与欧洲的“相遇”，解释了我思维方式中的某些特点。其开端可以追溯到我在巴黎学习政治哲学的时期。2001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得从布鲁塞尔坐火车去和当时在任的欧盟委员会荷兰委员吃午饭。为了度过火车上的一个半小时，我随身带了本读物：《我知道什么》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小册子

《欧洲联盟》。这本以极简方式解读与欧盟相关的各种缩略词的128页的小册子，让我在机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引导我在“民主的欠缺”的奥秘中入门（欧洲宪法的反对者认为，随着欧盟权力的加强，欧洲政策的决策集中到由各国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议会和部长会议上，从而使各国人民失去对欧洲政策的发言权，是为“民主的欠缺”。——译者注）。一年之后，我开始在这位荷兰委员的办公室调研实习。接连担任不同的职位，我在布鲁塞尔待了两年，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学习入门者的语言。

我在布鲁塞尔的日子也是一段政治学习的时光。暗含的规则、在每句话和每个行为背后可觉察到的两层或三层实质、机构间的敌对、为了占据某个谈判桌上的某个位置而产生的“生死攸关”的冲突、媒体的泄露、时间和期限的游戏：想要抓住所有这一切的重点，最好是在现场。“我们为崇高的事业而工作”，我周围的这种气氛必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欧盟委员会在报纸公告、宣传手册和各种信息宣传中向大众宣扬“无国界的欧洲”、“团结互助”、“欧洲分裂的终结”的好处。我们还向那些被想象成“欧洲联盟公民”的大众发表教化式的论说，而不期待他们的任何反应。

2005年春，法国和荷兰关于欧洲宪法条约的全民公决，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量这一面对大众进行宣扬却从容地不期待其回应的后果。当时我是荷兰议会自由派主席的顾问。从我到海牙开始，荷兰政治人物对欧洲的看法就让我惊讶：在他们的思想里，欧洲联盟是占领的强权。在欧洲政治

和大众之间的紧张,与两个政治世界之间的紧张是对称的。

我带着最初的直觉开始写这本书:我觉得许多现有的关于欧洲的叙事和分析都偏离了本质。这让我希望以新的论述代替它们。我希望在布鲁塞尔机构的内部世界、欧洲大陆的国家及个人的漫长历史之间建立起联系。怎样做到确实而精准?我当时还不知道。思想的形成和表达要利用语言和事先存在的概念。我们当然可以无限地调整和重组它们——就像勤勉的专家们做的那样——但是它们所持有的、凝结在它们之中的涵义继续支配着思想。发现新事物新思想的首要条件在于抛弃我们认为已知的事物和思想。不这样的话,语言就会欺骗我们。但是当我们试图将一个直觉塑造成型时,怎样才能不迷失呢?

如果历史停止,政治就失去所有的必要性。政治是一种工具,利用它人们可以试着对历史不间断的进程获得集体理解。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脱离时间这个变化的大提供者和时间经验的情况下理解政治。这就是我所找到的摆脱文字及其习惯含义之成规的指南。也就是写作的时候从不忘记历史的两大基本维度:时间和经验。我们在橱窗里看见的用稻草填充制作的野兔标本,从来不会告诉我们野兔是如何获取食物和在树林里跳跃的;对于那些寻求理解一个政治系统变化和运作的人,在 t 时刻有价值的图表和其他图解,也总是完全说明不了太多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脸那是脚”,或者“这是选民那是法院”,但是我们总是错过让生活变得富有吸引力的推动力:激发行动的、络绎不绝地变化的

情况。

“长时间的生活能让人积累经验”，德国前总理阿登纳(Adenauer)在离开政界两年后的89岁时写道：“经验引领着思想和行为；没有什么能代替它，政治上更是如此，即使是天赋的智慧也不能。”

本书寻求详述一段历史的开端、叙述那些制造和占据了欧洲政治圈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方法及手段。这些人包括各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欧洲舞台上顶着各种头衔的活动家、欧盟委员会委员、欧洲议会议员、各种机构的官员和法官等。他们留下的痕迹被记者和历史学家写入了演讲和辩论、回忆录或者发言中。我同时也用到了我在后台的亲身观察以及我与许多资深人士的谈话。

欧洲是由一个条约和随后的许多决定建立起来的，它是政府间谈判而得的成文的结果。法律语言是其存在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些合约看作资料——如此多的值得尊敬的法律规定，抑或是恼人的规则。但我们也可以像考古学家那样，试图将重大事件和事件发生前的对峙公之于众。条约和正式宣言，部分地产自政治关系和政治意愿的结晶。每一个词都有着深厚的含义，比如一个机构的命名，如“大会”(Assemblée)或“议会”(Parlement)，被国家圈所选择的自我指代的称谓，如“共同体”(Communauté)或“联盟”(Union)，或者明确有权坐上谈判桌的人的资格的条约条款。这样一来，藏在欧洲法律词汇后的政治经验宝藏就得以公开，这也可用来说明法国伦理学家茹贝尔(Joubert)的建议，

他认为“在最小的事物中看到最大的关系”为好。

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框架,其力量大抵是这样的:它们要么就是阻止新叙事的出现,要么就把新的叙事从我们的视野中抹去。但是我觉得直接抨击主导思想的框架是愚笨的做法,因为这样所能达到的效果不过是恰恰证明了它们的强势。我更喜欢追随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建议:“好的哲学极少局限于展示赞成或反对某种建议的理由。总的来说,它应该包含一场两套词汇间的言明或不言明的战斗,一套是已骨化的词汇,另一套是人们怀有期待的、正在形成中的词汇”。这位哲学家接下来的言论完美地总结并鼓舞了我的雄心:“对于我想摒弃的词汇,我将不会给出任何摒弃的理由。我更希望尝试着展现出人们如何能使用我所主张的词汇来描绘所有的话题,而使得这些词汇变得吸引人。”

《通向欧洲之路》一书讲述欧洲国家整体如何努力成为欧洲大陆的政治体现、这一变化中的政治体是怎样诞生的、它怎样变换形式、怎样填补某些空白、怎样寻求一种声音和怎样忍受“公众氧气的缺乏”。我用“通向……之路”(passage)一词有三个理由:首先为了展现一种在时间和某些方向上的运动;其次为了避免惯用说法(如“一体化”、“建立”)的弊端;最后为了强调这个政治体的转变和“过渡礼仪”的类似性(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与书名 *Le passage à l'Europe* 都含 passage 这个词。——译者注)。这些礼仪,这些在个人生命的突变时刻保障其象征性延续的仪式活动[出生、洗礼、结